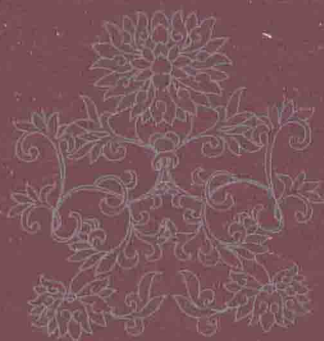


杂文·政论·评论
小说·散文·随笔·报告文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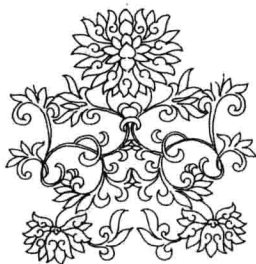
中华 今文观止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编著

第三卷

1915—1949

杂文·政论·评论
小说·散文·随笔·报告文学



中华 今文观止

中 国 社 会 出 版 社

—— 卷 三 ——

第三卷

1915 — 1949

目 录

1915——1949

小 说

许 杰

惨 雾(3)

胡山源

睡(存目)

川 岛

惘 然(存目)

鲁 彦

柚 子(37) 小小的心(44) 黄 金(存目)

许钦文

小狗的厄运(存目) 神经病(59)

叶圣陶

潘先生在难中(73) 一包东西(存目)

李健吾

终条山的传说(90)

汪敬熙

瘸子王二的驴(存目)

尚 钺

子与父(95)

叶灵凤

女娲氏之遗孽(存目)

庐 隐

或人的悲哀(101) 海滨故人(存目)

蹇先艾

水 葬(115)

凌叔华

绣 枕(121)

彭家煌

Dismeyer 先生(125) 茶杯里的风波(133)

蒋光慈

鸭绿江上(136)

台静农

红 灯(存目) 新 坟(154) 拜 堂(159)

陈翔鹤

西风吹到了枕边(165)

老 舍

微 神(173) 上 任(存目) 月牙儿(存目)

丁 玲

莎菲女士的日记(存目) 一九三〇年春上海(存目)
我在霞村的时候(184) 在医院中(存目)

沈从文

萧 萧(202) 边城(存目)

柔 石

为奴隶的母亲(216)

丘东平

通讯员(存目) 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(237)

穆时英

夜总会里的五个人(265) 上海的抓餐舞(存目)

萧 军

烛 心(存目)

杨 逵

送报夫(存目)

吴祖缙

葦竹山房(286) 一千八百担(存目)

叶 紫

电网外(存目) 丰收(存目)

施蛰存

梅雨之夕(293)

萧 乾

雨 夕(304)

巴 金

罗伯斯比尔的秘密(存目) 憩园(存目)

蒋牧良

夜 工(309)

艾 芜

山峡中(322)

吴奚如

活摇活动(338)

罗 淑

生人妻(存目)

前 羽

乡村一妇人(367)

张天翼

包氏父子(存目) 华威先生(382)

舒 群

没有祖国的孩子(存目)

萧 红

手(389) 牛车上(存目) 小城三月(404)
生死场(存目)

端木蕻良

鹭鹭湖的忧郁(426)

姚雪垠

差半车麦秸(436)

芦 焚

果园城(449) 期 待(存目)

钱钟书

猫(459)

王西彦

兽 宴(502)

沙 汀

在其香居茶馆里(529)

赵树理

小二黑结婚(543) 李有才板话(存目)

张爱玲

倾城之恋(存目) 金锁记(557) 封 锁(597)

吴浊流

先生妈(608)

汪曾祺

邂 逅(620)

李古北

未婚夫妻(630)

孙 犁

荷花淀(643) 嘱 咐(存目)

康 濯

我的两家房东(651)

1915—1949

小 说

许杰

惨 雾

上

自从新嫁的香桂姊从她的夫家环溪村回门的那天以后，我们的村里就接连的和环溪村聚起兵来。

环溪村和我们的玉湖庄是隔着始丰溪的邻村。溪水在它俩中间流过，天然的画了一道界限。我们的村舍的后面，从前都是一片膏沃的土地，正如现在我们从村后望过隔溪的树林隐藏着的土地那么丰饶。无情的溪水，因为距离它的发源地不远，还带有奔暴的气概，在东冲西决的奔腾，差不多每日都要改换它的故道，践踏我们的田地。现在流到我们的屋下了。我们的建筑，因为要避免溪水的要挟，在村外筑上了坚固的城寨；溪水奔腾的冲来时，破不了那坚固的城寨，就在它的下面湍洄了一回，转了几个漩涡，泛成澄碧的深潭，驷马一般的向下驰去。

我们到村后的溪滨眺望时，我们可以看着溪流的后面，是一滩黄色的沙石，沙石的后面是一片草地，草地上面生长着丛密的柳树，和许多芦苇；柳林长满了绿叶，直遮蔽了远山的山巅，与苍碧的青天相接，相离不远的隔岸的环溪村，已埋没在柳浪之中，找不到一个屋角了。

我们的村舍尽处，恰与村后相反；流水汤汤地从西南方冲来，直到了村舍的靠壁；在那边顺势成一个反动，汇成一个射出角，向东南流去；因此就堆成了一个沙渚。

沙渚渐渐的胀大起来。有几处已可种作。我们玉湖人希望在那边，有一个最大的开垦；虽然在现在还是满眼的蓬蒿。

这里靠着我们的溪滨，倘若用始丰溪的界划作证，环溪人当然管不到这些未来的财富，但是他们说那是他们从前所有的地址，他们有重新开垦的权利。

这是一个权利和财富的冲突；因为他们看重它，正如一座国际的矿山。

已是五月的天气了，小麦早已收获，大豆和田禾，正待耕耘。村人们虽然不是正忙的时候，却也不能十分怠惰。

暖风轻拂柳梢，新蝉开始歌唱，善鸣的黄莺儿飞过，正直的投下一个黑影，我和我的妹妹杂在村人们的行列中。在祠堂前的樟树下纳凉。

那边坐在石凳的尽处的老人，是加裕大伯，他穿着一件青布小衫，豁开了胸口，很安闲的吸着旱烟；他说话的时候，额纹一定折成三叠，短短的胡子，一根根的矗了出来，正似一个脱了毛的旧刷子。他最爱说话，大家都喜欢听他。靠着加裕大伯右面蹲着的是多理哥；他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后生，头上还有一条辫子，终日盘着；他手里拿着一大碗的粥，和一块麦粉的饼干，蹲在石凳上吃。再顺数算过来：第三个是做鞋子的老六，他比较懦弱一点，不大说话。第四个是麻皮加来，他是一个最戆的人，而且是最粘滞的人，大家都叫他麻皮加来，就是我们下辈，也没有一个叫他加来叔的。第五个——这边的尽处，是金樱妹扶着她的刚才周岁的弟弟站着。这边呢：那个坐着的独眼，是独眼三，因为他不是我们同姓，所以大大小小都叫他三哥；他侧着头，坐在门槛上。同样的坐在门槛上面的，是江林公，他抱着他的小孙女儿拍着，俨然似一个白发的保姆。此外还有许多小孩子，都随意的立着跳着。而最使注意的，是穿着全身白衣服的香桂姊的弟弟多能，我叫他能弟；他也在那边。

加裕大伯俯下头去，要找寻一块大些的石头，敲他的旱烟灰；

一面在讲笑话。一阵凉风在柳梢上发笑，拖乱了柳条，却不能移动了荫在树干下面的树影；但同时加裕大伯新落地的旱烟灰却被它吹散了。

癞头金气喘喘的从村舍的尽处跑来，惊破他们的沉静；他带来一个可怖的消息，说环溪人已有四五个带着锄头短棒，在下溪渚的芦苇丛里，凶狠狠的垦地。这是一个很可惊人的消息，对于玉湖庄的村人们，因为这是一桩伟大的财富。癞头金还接着说，他已和环溪人争辩起来，相互的骂了一回；但是环溪人欺他只有一个人，恶狠狠的想来打他，幸亏他手脚快，在芦苇丛里一隐，就溜烟的跑来了。

癞头金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多理和麻皮加来，已经跳了起来。

“去！去！那还了得！”

“金！你再去喊一声加启和保东，他们都在大屋厅的中堂里。——你说我们已在祠堂前等他们了；——带短棒来！……”

癞头金已经走了；多理立刻拿出了一束短棒和棒头装有尖刀的猪刀枪；这些都是藏在祠堂里的。

祠堂前的空气，顿时各样；那些跳着玩着的小孩，立刻套上一副骇异的鬼脸，直瞪着两眼呆呆的站着。

多理把那束短棒和猪刀枪丢在地下时，铿然的声音，与灰尘同时飞起，震得金樱妹的小弟直哭了起来。

多理解开那束着的绳，自己拣起了一枝猪刀枪，用手掌去揩那柄上的灰尘。麻皮加来拣起这根，又拣起那根。老六也拣了一根短棒。独眼三还没有起来，多理就拿了一根短棒给他，催他起身。

接着，癞头金跑了回来，后面跟着加启、保东、多智、来富等一批人。他们都仓忙的走到祠堂前，只有加启带来一根铁尺，保东和多智等便顺手拾起一根短棒。

他们一群人，都拿着武器，凶赳赳往前走；癞头金过先，后面就是多理和加启，以后就是保东和多智等了。

加裕大伯好久没有说话，最后也拿着旱烟管，慢慢的跟了上去。不知受了什么暗示似的，能弟和一批玩着的小孩，也随着加裕大伯前进。

江林公发出他破锣一般的沙音，说：

“不要老老实实的打他！把他们吓一下子，赶走了就算！……但是大家走得远了，没有听清楚他说的什么话。

在半路上，他们已走入杨柳树的丛里，一个个散了开去。多智回头看见能弟也跟在一群小孩的中间，就吩咐他回去。

在柳林中，树影在沙上摇动，恰如活动影片；日光随处的透下几丝光线在他们头上，几疑出没有云彩间的明月，人声随处地惊动了树上的鸣蝉，翼声沙沙然的从这树飞到那树，和人们一步一步的踏着细沙的响声相和。

癞头金开始在柳荫中出现，走近那些凶狠的环溪人的前面，他开口就骂：

“你这批牛生的儿子！快给你的爷爷滚开！谁要你在此地开垦？”

环溪人还没有看见他召来的一班人马，厉声的回答：

“贱贼！不要在你祖宗的坟上爬痒！”

“你快些给我滚开！不要来送死！”

环溪人自恃人多，如虎一般的追了过来。

“你打吗？来！……”

柳荫里面喊出了一班人马，环溪人吓得一跳，就退缩了。加启装着没事似的，把铁尺藏在袖口里，走上前来，好像代他们讲和，要讯问他的原委。他走到环溪人的面前，癞头金也追了上来，重新壮起他的胆量，打那个环溪人一个耳光，同时加启也抽出铁尺，只是对脑门的敲。多理、麻皮加来、保东等都赶上了；加裕大伯和几个顽皮的小孩也出现了。环溪人见来势不好，忙抽身往水里逃，多理恐怕猪刀枪伤得太厉害了，就把它丢在地上，顺手把多智手里的短棒

接过来，追到水岸，向那环溪人的背后一击，那人就往前冲，颠在水里。

加裕大伯连忙止住他们，都没有下水。那五个环溪人当中，有一个走得太忙乱了，在急流里滑了一脚，一个水涡儿，滚到深潭里，流水平他的头上；他因为加启的向着脑门敲来的铁尺太厉害了，所以提不起精神，才溜了下去。这边的一批人都走出来，立在岸上，看那跌在水里的人发笑。

那先渡过去的三个人，就在对岸等着了，还眼睁睁的看着我们这边。及到那两人也到岸时，他们又开始大骂。

多能在那沙堤上，经他的哥哥多智喝回后，就呆呆的行着，走回他自己家里。

他母亲还在灶下洗碗，香桂姊因为是新回门的客人，穿着新衣，在那边和他母亲谈天，一面无意的摇着手中的麦秆扇子，他的爸爸加庭没有在家，她们还不知道，刚才所发生的事情。

能弟报告她们，说刚才玉湖人已和环溪人打架。并且告诉她们关于打架的见闻。最后，他很郑重的说出，多智也是同他们一块儿拿着短棒去的。

香桂姊听说和环溪人打架，就吃了一惊。因为一面是她的夫家，一面又是她的母家，无论如何，这是使她为难的。

他母亲很埋怨多智不知理路，说他还没有成年，就要被自炫的本能所驱使，很紧的要做“后生”。况且环溪村又是我们的新亲，虽然姊丈是不一定在那里，但也难以为情。

能弟见着他的姊姊发呆，就跑了出来。他想他的母亲和姊姊都不喜欢他报告的消息，对于他自己的自信，似乎有些阴晦。

祠堂前的人又站满了。各人的心中，都有一个张皇的情绪；此种情景，平时在那里是很不容易有的，因为平时在那里都是没事的闲谈和嬉笑；今天却如触了电一般的，大家的脸上，都如严峻而削壁的山石，被一层迷蒙的烟雾遮盖着。能弟知道是为了刚才的那件

事，就一声不响的走入人丛中，仰着头听他们说话。

因为我家的小门，就靠近那株大樟树；所以祠堂前的空地，简直是我和妹妹的游戏场。

春舟大伯，穿着一件白夏布的大衫，在人丛中说话，大家一点都没有声音。他是加裕大伯的弟弟，前清进过一个秀才，现在可以同县城里的知事和警察官直接见面。因为他是一个文人，兄弟又多，家里又在年年的酿酒，年年的买田，所以没有一个不听他的吩咐的。他说：

“糟了！这一件事，我们不应该如此做。……现在那边上风了。……我们应该叫警察，……叫警察，说他私自开垦，强占土地！糟了！现在……是他上风了！”

他的语音有许多牵制，正好像什么人把他的舌根拖住；他想使他自己的语言，普遍的及到全体的听众，所以喉咙特别的提高。他说到后面简直是不成声了。他那语言飞散的效力，还不及他口边的泡沫的爆发；而他声音的拖搭和凝滞，却正似嘴角上的白沫一般的渐渐凝结着。

能弟挤在他前面，仰着头，不住的看着他。我从他的泡沫的飞散上，发现了能弟的沉默的头颅，在那边仰承甘露。我不喜欢能弟吃那些泡沫，正如我自己不喜欢别人用唾沫唾在我的头上一样。我挤了过去，牵着能弟的手，要他走到我的后门的门槛上坐；他就随我走来。

在那里，春舟大伯又说话了：

“现在，他一定去报警察了！……但是，不要紧；你们快把那些短棒和猪刀枪束好，藏到祠堂里转去。警察如果当真来的时候，由我去说话！”

这“由我去说话”几个字，春舟大伯，特别的说得重；好像要无论什么人都听见。同时，立着听他说话的人们，心中如放了一块石块，面上都微微地现出一种欢喜和尊敬的颜色。

“说一句私话罢！我们用兵器，是见不得客的。……兵器！是刑事犯呢！……这是我们犯亏的。……好！现在把它藏起来好了。……警察来时，什么事都由我担当……因为这是关于合村的财富。……”

春舟大伯讲得满身都是汗，背部的汗珠，已经钻到白夏布大衫的外面，又开始流动了。他说到此处，就退了出去。

祠堂前的人们，又开始走动起来；嘈杂的声音，好像和那些人走动，有很高的相关度。

在那里，癞头金是最容易招人注目的；因为他本来是很耐人寻味的，而这次的事实，又直接的与他有关；所以大家都追问他当时情形。

多理也很出众，他说述他用短棒扑击那个落伍者的环溪人，真是有声有色。加启也自述他的铁尺的利用，如何的轻便与如何的巧妙。而多理最以为荣，最说得津津有味的，就是他不肯用猪刀枪穿那个人的背部。

总之，祠堂前的空气，是非常的紧张。太阳稍或斜了一点西，火热的光焰，并没有改杀；树梢头静悄悄的凝练着，鸣蝉也没有唱歌；雄鸡和母鸡们，彳亍的在草坦上行走着；几只活泼的村狗，也躺在树下，深深的咋舌。

我偷偷的问能弟，香桂姊姊在家里作什么？他说在家里“嬉”。我想看一看他的姊姊，就要求他同我一块儿到他家里去。

香桂姊一个人躺在楼上；向南的窗门开着，正可以望见村外的澄碧的溪潭，和隔岸的密接的绿荫，隐约的绵亘着的远山。

我说：“香桂姊！我来看你呢！”

她立起来喊我一声秋英妹。

我觉得她出了嫁以后，举止就有许多不同了。我说：

“你现在的面色，比什么时候都好呢。香桂姊。”

“不见得罢！——你看我很红润，是吗？——那是热得发烧